

· 环球视野丛书 ·

我是我的世界的投影。我有我的世界作后盾。

我所有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都是我的内心独白，都是我同我的世界抱膝长谈的纪要。德国的土地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她的文化一直是我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德国的气候和森林中的小道非常适合我作长距离散步和思索。读者手中的这本散文随笔集子是我两次访问德国带回来的“免税大件”。

心游 德意志

赵鑫珊 著



文匯出版社

· 环球视野丛书 ·

赵鑫珊 著

心游 德意志



文匯出版社

P 1997年11月5日

责任编辑: 陈 伟

封面装帧: 周夏萍

· 环球视野丛书 ·

心游德意志

赵鑫珊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竟成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7,000

印数: 1-5000

印张: 11

ISBN7-80531-409-8 / G·255

定价: 15.00 元

我是我的世界的投影（自序）

没有我的世界，哪来我？我活着又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意义？

我毕竟是幸福的。因为我总是和我的世界同在；我是我的世界的投影。不论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跟随我到了那里。常常，我分不清哪里是我，哪里是我的世界，就像我分不清哪里是风，哪里是树叶在风中不住地颤动，哪里是旗帜在旗杆上不住地迎风飘扬。

我之所以不觉得自己渺小，卑微，甚至也不十分孤单，那是因为我我的世界相伴随，我有我的世界作后盾，就像某个国家的首富有他的七个企业有限公司作为他的后盾，或者像某个集团军总司令有他手下几十万军队作为他的支撑。而跨国公司总裁和总司令未必个个像我活得这样洒脱、自在、康泰。因为我独自拥有的世界是决不会背叛我的，只要我忠实于它，不背叛它。

不久前，有记者来采访我。当我谈及我和我的世界的时候，记者很机敏地问道：

“那末，你的情爱也在你的世界之内吗？”

“我希望在。但这不完全取决于我。有一半还要取决于对方。当然，真正的爱情永远是由两个半圆组成的：幸福和痛苦。当幸福占上风，爱情就在我的世界之内；当痛苦占上风，我的世界就在摇晃。遇上这种时刻，我就忍着精神上的

巨大悲痛，把男女间的性爱从我的世界范围之内坚决划出去，请出去。但是我还保留着百分之七十的完完全全是属于我自己的壮丽领地，灿烂山河：康托尔的基本序列，线性空间，量子场论的基本概念，当然还有世界农业和人口问题，地球沙漠化问题，统一的德国问题，战争与男性荷尔蒙，人类文明的功与过，以及当代自然哲学中的因果性和统计律问题。世界就是一串问题。问题是不会背叛我的。在本质上，我是世界性问题的一串投影，是它们的山谷回声。所以我永远不会感到十分的孤独，即便是我一个人面对着蒙古境内的万古荒漠，我的自我感觉依旧是我十分富有，因为我拥有我的世界，拥有一连串世界性的问题，拥有思考这些问题的意志和能力。”

最后，我想在这里告诉亲爱的读者，“我是我的世界的投影”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

我所有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都是我的内心独白，都是我同我的世界抱膝长谈的纪要，在凭高眺远，万里西风吹月影时……

读者手中这本散文随笔集子是我两次访问德国带回来的“免税大件”。第一次是1988年，即东欧巨变的前夕；第二次是在两德统一后的1993年。

其实我还带回来两个“免税大件”：30万字的《希特勒与艺术》（1995年完稿）和35万字的《莫扎特之魂》（1996年春完稿）。

德国土地以及德意志民族和她的文化一直是我观察和思考的对象，但不是唯一的对象。

德国的气候和森林中的小道非常适合我作长距离散步和

思索。下面两部专著的标题便是我沿着莱茵河的岸边散步时所想到的：《战争与男性荷尔蒙》、《人类文明的功过》。我想用这两部书稿来挥手告别 20 世纪，迎接 21 世纪。

1996 年 5 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欧亚研究所德国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我是我的世界的投影 (自序)	(1)
----------------	-----

第一编 穿过西伯利亚到柏林

永恒的柏林，永恒的魏玛	(3)
我仿佛是趴在羊圈里的一头羊	(5)
揭开了出国的神秘面纱	(10)
单一的世界会萎缩	(13)
我看到了自然界的大荒凉本体	
—— 国际列车穿过蒙古人民共和国	(17)
当我第一次踏上苏联国土的时候	(25)
贝加尔湖畔原始静悄悄	(28)
西伯利亚见闻	(33)
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致敬	(37)
跨过欧亚两大洲的界碑	(43)
苏联餐车上的柳德米娜	(49)
直奔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	(51)
莫斯科火车站	
—— 一首壮丽交响叙事诗的序奏	(55)
莫斯科回忆和回忆莫斯科	(58)
路经昔日的苏德战场	
—— 对战争本质的思考	(72)

我遇见两位既典雅又美丽的俄罗斯女子	(74)
向波兰致敬	(78)
在华沙小站台上漫步	(81)
致维斯杜拉河	(83)
当我路经 M·玻恩故乡的时候	(85)
越过波德界河	(91)
当我第一次踏上德国的土地	(92)
我在柏林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和第一个清晨	(95)
我在柏林拾起了三片菩提树叶	(99)
看那些款款低飞的柏林海鸥	(103)
向卡尔·魏尔斯特拉斯致敬	(105)
向德国妇女致敬	(109)
夜晚,我独自一人站在一株菩提树下	(112)
我在柏林的忧郁	(116)
童话世界般的波茨坦小镇	(121)
在去德累斯顿的公路上	(124)
不是寻找紫罗兰和野玫瑰的季节	
——发生在德累斯顿和卡门茨的故事	(127)
哦,德国的落日,德国的晚霞	(146)
图林根的烤香肠和“普遍的世界思维”	
——发生在埃尔福特的故事	(149)
两个德国,只有一个魏玛	(157)
到人杰地灵的莱比锡去	
——旅途中的意识流翻腾	(164)
德国的森林与德国文化创造	(169)
想当莱比锡市长一定要懂音乐	

—— 莱比锡与音乐	(177)
在一座古老的教堂周围徘徊	
—— 对宁静的心理体验	(185)
向战前的莱比锡大学致以崇高的敬礼	(191)
寻找当年浪漫派的感觉	
—— 步行穿过半个莱比锡	(194)
我在莱比锡的“普遍世界的孤独感”	
—— 写给北京冬琦妹妹的一封信	(198)
回柏林后的故事	(201)
当我坐在东柏林的一家咖啡馆里	(209)
站在黑格尔和费希特墓前沉思	
—— 在柏林的意外收获	(214)
再见以梦	(225)
我的遗憾和心愿	(226)
德意志民族性格论	(230)

第二编 德国森林与德国文化精神

德国乡村教堂	(239)
德国森林与德国文化精神	(242)
现在德国人还歧视犹太人吗	(247)
关于德意志民族和德国这个国家	(250)
为什么德国能出大音乐家	(252)
诗的国土	(253)
有多少德国人还相信上帝	
—— 兼论我的上帝观	(256)
在德国的见闻	(260)

我终于看到了莱茵河	(270)
我就住在莱茵河边	(272)
德国人也无可奈何	(276)
同德国小女孩的谈话	(279)
科隆教堂里的大孤独	(281)
眼睛注视永恒星空的哥白尼	(284)
伟人属于全人类	(288)
如果石头会开口说	(290)
从普洛伊肖夫先生的收入看德国人的生活水平 ...	(294)
看德国人扔家具	(297)
学术著作——民族的头脑	(300)
暴风雨中的德国田野	(302)
大自然的报复	(306)
德国人与面包	(308)
同当年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谈话	(309)
参加追悼会	(311)
手脑并用的德国人	
—— 闲居乡村以清静的心去观照德国人	(314)
德国人的夫妻性生活一瞥	
—— 普遍世界的人性探索	(329)
我为什么写作? (就算是后记)	(335)
作者小传	(337)

第 一 编

穿过西伯利亚到柏林

永恒的柏林，永恒的魏玛

本篇篇名《穿过西伯利亚到柏林》的柏林，是指原东德的东柏林。时间是1988年晚秋，即东欧发生巨变的前一年。当时地球上50亿人中谁也没有料到两年后的秋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连同她的首都东柏林会突然从地球上消失，1991年6月西柏林和东柏林合在一起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

从1990年10月3日零点起，东德正式并入西德，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10月4日，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大门口碰到郭先生。在他和我之间进行了以下简短的对话。

郭：你那本《穿过西伯利亚到柏林》写完了吗？记得1988年冬天你就开始动笔写了。

赵：还没有写完。我是时续时缀，停停写写。因为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几本大部头的写作上，很少有时间去顾及这本散文集子。

郭：我看就不要再写了，东德已不复存在，还写什么呢？

赵：不，还要写，争取早日完成。我要写的并不是政治性的柏林、莱比锡和魏玛，而是爱因斯坦、普朗克和薛定谔的柏林；是黑格尔和费希特的柏林；是巴赫、舒曼和门德尔松的莱比锡；是歌德和席勒的魏玛。我的写作重点是追寻几百年来德国科学、艺术

和哲学伟大文化传统的足迹，以及德国的地灵人杰和善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东德的魏玛已不复存在，从地图上抹掉了，但歌德和席勒（当然还有尼采）的魏玛却继续存在下去；图林根的森林、德累斯顿丘陵地带乡村的羊群还会继续成为德国音响诗人和诗人哲学家的灵感源泉。

是的，我采写的对象不是政治性的德国，而是人杰地灵那块永久不变的土地和世代生活在那里的德意志民族。

政治经常在变动，它是不确定的东西。据《南德意志报》及其画报在1996年1月4日共同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说，东部居民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怀念原先的东德。72%的东部居民认为在平等、社会安全、防止犯罪、生活稳定、学校教育和住房供给等方面，原东德的体制比现在的体制要好。

不过我在德国西、南部住了半年，觉得那里的一切还是很好的。当然今天东部的问题是犯罪和失业。——这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范畴的课题，不是我考察的重点。我知道，一个人的毕生在寻找自我，一个民族、整个人类也在寻找自己。哪里有寻找自己的故事，那里就必弥漫了悲壮……

我仿佛是趴在羊圈里的一头羊

在稿纸上作一次旧地重游，再次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去柏林，其愉快和兴奋决不亚于原先那回。因为这一回是经过反刍、消化后的东西。

——题记

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是一笔财富，回忆是一笔不动产。它既不会遭水火之灾，也不会被窃、被盗，自然更不会因通货膨胀而贬值。我深信，它还有柴可夫斯基所说的一层好处：

回忆犹如月光，它所照亮的往事恰如其分，一切坏的都看不到，所有好的都变得更美好。

原来，柴可夫斯基的文字同他笔下的旋律都是一样的美，一样的动人。

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是拥有一大堆既丰富又深刻的回忆，他就是在用另一种途径延长、扩充自己的生命历程和内涵。

将近30多年，我的整个心态都在渴望“安居乐业”、“动极思静”，尤其是最近10年。因为我这大半辈子委实动乱得太多；整个青年时代加上10个春秋寒暑的中年时期，几乎都是在—台既愚蠢又残酷的磨盘中被粉碎掉的。自1957年至1978年，整个民族的深重灾难，整个国家的动乱和折腾，自然波及到了绝大多数人，从中我也理应分摊到了相当

厚重的一份。

在那些身心被磨碎的痛苦岁月，我学会了熟练地用一张破草席把一条5斤重的盖了许多年的薄被子一卷，就去接受改造：修水库、深翻、秋收、抗旱、“四清”和下放。累计起来，我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农村断断续续呆了10年光景，卷铺盖的动荡次数总共不下几十次。

我深知安定环境的可贵，这对于一个世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都是如此。我尤其渴求内界的平和、宁静、康泰。

近年来，即便是有单位邀请我去庐山、成都或北戴河开会、讲学，顺便也游山玩水，借机吃吃喝喝，我也婉言谢绝。因为我的大好年华流失过多，我玩不起。我自知是一列晚点的人生列车。何况我更重内游，心游，收心内视：“心静观明，得一切智。”

这次东欧行算是个极端的例外，因为机会难得。我决意去读一读东欧这部“无字之书”。那毕竟是源，其他有关的印刷书本均为流。有鉴于此，我只好静极思动，小别“山雀鸟巢”，飞到外部世界地球的另一端去觅食，走一走，动一动，看一看。然即便是土包子第一趟出国，临行前一个星期的折腾、忙碌和打点行装，也使我的灵魂深为不安。要久久离开我多年习惯的书桌、灯光、笔墨和写作生涯，还有我身旁那部电话，打破难得的安定，我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落魄的心情，就会有“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的流亡感、漂泊感、慌乱感。

1988年11月1日黄昏，我独自在列宁山莫斯科大学门前徘徊便体验到了这种漂泊心情：

我发现
我原是
一只恋巢的鸟
对于我
顶顶重要的事
莫过于为自己
找到一个供灵魂栖息的巢
或窝

原先，我并没有打算写本散文集子的。我想，这次东欧行从头到尾只 20 多天，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尽管我在日记本上写满了种种的见闻和内心体验，无论如何也构不成一本小集子。但“种子”落地、发芽、破土的结果竟是我原先未曾想到的。

其实，我在这本集子里所记录下来的东西，主要是在蒙古、苏联、波兰和东德的一串意识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意识流更纯然放任、彻底自由广大、绝无规范的呢？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将四方上下、往古来今，一齐穿纽，一齐收拾。1988 年 11 月 6 日下午，当我站在德捷边境的厄尔士山脉（Erz Gebirge）眺望远处布拉格（实际上是望不到的，因为还相距 100 多公里）的几分钟，我的意识流一会儿从爱因斯坦跳到马赫，再又跳到莫扎特，因为 1911 年爱因斯坦曾任布拉格德国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883 年伟大的物理思想家马赫当过那里的校长；1787 年，莫扎特到布拉格，他的《布拉格交响曲》便是首次在布拉格上演的。站在柯尼施泰因高高的古城堡，在我的意识流中，仿佛又隐隐约约听见了《布拉格交响曲》的优美旋律越过万